

山海之间的台州女人

王寒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山海之间的台州女人

王寒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海之间的台州女人 / 王寒著. — 杭州 :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7-5178-1518-1

I. ①山…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7093 号

山海之间的台州女人

王 寒 著

出 版 人	鲍观明
策划编辑	沈 娟
责任编辑	沈 娟
封面设计	吴 兰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封面插图	郑思佳
摄 影	王寒、东方菲、依旧简单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58 千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1518-1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目录

001	山海之间的台州女人
029	秀外慧中的临海女人
037	自信大气的温岭女人
049	率真热情的天台女人
059	清新活泼的仙居女人
069	水灵秀美的玉环女人
079	质朴恬淡的三门女人
091	活色生香的椒江女人
105	刚柔相济的黄岩女人
117	麻利精干的路桥女人
149	谢道清：落花流水春去也
175	严蕊：莫问奴归处
191	潘碧天：子规惊动深闺梦
217	台州美女知多少

山海之间的台州女人

台州女人，既有着南国佳丽的玲珑剔透、聪慧能干，又兼具北地胭脂的豪放刚烈，有着自己独有的风姿；她们打动你的往往不是第一眼的美艳，而是天长日久相处中的那种真诚和率性；她们有进而善攻的生存智慧，有退而善守的生活品位；她们不会低眉顺眼，不会压抑自己。



台州女人像水底的一尾鱼,快乐自由地游曳在自己的家园里



阳光打在脸上，温暖留在心里

003

山海之间的台州女人

说起江南温柔之地，不少人脑海里首先跳出来的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提到江南女人，人们想到的是“低眉顺眼”“温婉知性”这些字眼。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南的这方水土，必定养出温婉柔顺、千娇百媚的南国佳丽，因此，在很多北方人的心目中，“豪爽能干”“敢爱敢恨”这类词语只与北地胭脂挂钩，而跟吴越女人无缘。其实不然，台州虽地处江南，有江南的杏花春雨，桃红柳绿，但它的人文性格又不同于一般江南之地的硬朗阳刚。就像大家对台州的印象：杏花春雨中渲染的江南山水，有烟丝醉软的质感，烟雨迷蒙之中，满目皆是水气和灵气，可是等云开雾散之时，方知这里也有起伏的山脉、嶙峋的风骨。台州的一掬春水，温柔时，可以濯我缨，可以清我心，奔放时，也可以惊

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所以，在这方水土中成长起来的台州女人，既有着南国佳丽的玲珑剔透、聪慧能干，又兼具北地胭脂的豪放刚烈，有着自己独有的风姿。

精明能干的台州女人

台州女人精明能干，是耙钱的好手。台州民间有这样的说法，把五指并拢，指缝间不透光者能聚财，反之，则是会花钱的主儿。老话还说，指缝透光的多少跟散财的快慢成正比。以此推论，台州女人并拢五指时，指缝间应该是不透一丝光线的。

台州女人是市场意识觉醒得较早的一群人。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成群结队背井离乡闯荡江湖的台州大军中，就有台州女人柔弱而坚韧的身影。这其中，既有跟在丈夫后面，策马扬鞭帮丈夫打天下的“压寨夫人”式的贤内助，也有单枪匹马独树山头跑江湖的女中豪杰。台州人在外摆的烧饼摊、补鞋摊，开的干洗店之类，基本上都是夫妻店。

台州女人是女人中的战斗机，而且是隐形战斗机。她们也许不会唱《爱拼才会赢》，但她们在生活中把这首歌的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商品经济的滚滚大潮中，台州女人跟男人一样，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她们用柔弱的肩膀承担起生活的重荷，她们的吃苦耐劳是有目共睹的。一直到现在，在广东、江苏、福建等地的服装批发市场上，还时常可见扛着、背着、拖着大包小包进货的台州女人。为了省钱，更为了节约时间，她们常常“连轴转”：晚上坐夜车从台州出发，在长途卧铺车



台州女人既玲珑剔透、聪慧能干，又豪放大气，有着自己独有的风姿

上眯一觉，天亮时赶到进货点，用毛巾胡乱抹一把脸，等待着市场开门。进好货又坐夜车赶回家，数百上千公里的行程，她们一天一夜赶个来回。为了赚钱，她们什么苦都能吃，什么脏活、苦活、累活都肯干。我的一个女友，20世纪80年代初闯荡商海时不过十六七岁，初中毕业的她从三十元钱起家，在生意场上跌打翻滚二十来年，赚到数千万元。她肯吃苦又胆大，早些年还没有刷卡之便利，生意人出门都是现金进进出出，她把几十万的现金装进长筒丝袜，然后捆绑在腰间，把自己变成一台二十四小时的自动提款机。就是这样一个弱女子，一个人跑遍大江南北，接下一单又一单生意。20世纪90年代初，当工薪阶层的月工资只有百元出头，大家为早日成为万元户而奋斗时，她已是不折不扣的百万富婆。虽然现在身家数千万，她依旧奔波忙碌。吃苦惯了的她，一辈子给自己上紧了发条，觉得闲下来跟浪费一样，都是一

种罪过。

台州女人有能耐，她们拥有“钱生钱”的本领。她们觉得，工资是死的，是用来塞牙缝的，人是活的，要想过上好日子，必须有别的挣钱门路。她们先是“做会”，再是炒房，一有机会就投资，反正什么来钱干什么，哪有钱眼就往哪里钻。由于赚钱的欲望太迫切，在钱上跌跟头的女人也不是没有。台州人有“做会”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前不说，早在三十多年前，温岭、椒江、玉环一带头脑活络的女人，几乎人人都“做会”，“会头”手上的资金有上千万甚至上亿，操纵这些“老太太银行”的“会头”，几乎清一色是女人，很多人连记账都不会，就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胆大包天的程度令人咋舌。在“做会”上，善于审时度势、嗅觉灵敏的女人，及早抽身，斩获颇丰，而一条道儿走到黑的主儿，直到“倒会”才无奈歇手，以致倾家荡产、元气大伤，从此咸鱼难翻身，甚至为此误了卿卿性命。

20世纪90年代中期，原先踊跃“做会”的女人，都改弦更张去炒房了，她们从炒房中尝到巨大的甜头。都道温州炒房团厉害，其实台州军团同样生猛，主要组成人员即为台州的“太太购房群”，成员中有女老板、家庭主妇，这其中，以温岭的“太太炒房团”最为煞甲（台州方言，厉害）。她们成批成群杀入楼市，先是炒高了椒江等地的房价，接着杀入杭州、上海，再杀向全国各地。她们敢于合伙将数间甚至整幢的房子吃进。有人说台州人有钱，所以能在楼市里翻手为云，实际上，除了钱，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精明加胆魄。一位女友，单身一人，是普通的公务员，就挣点死工资，也没别的外快收入，她靠按揭在当地楼价最高的小区买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自己住，又在上海



买了两套房子，一套是上海古北的公寓房，总价数百万，除了首付外，其余都是按揭，租给一老外，每月租金除归还按揭外，还有剩余。她以此房为抵押，又在浦东买了一间商铺，租了出去，还是拿租金来归还按揭。如此这般，她就拥有了上海的两套房，坐收渔利，后半生就算不用工作，收收租金、当当包租婆养活自己也绰绰有余。

椒江一家拍卖行的老板给我讲了个故事，更是让我感叹不已：椒江一沿街商铺拍卖时，有三名路桥女人本来是陪亲戚过来竞拍的，她们在充满硝烟味的拍卖会上，过家家似的合伙拍得一间一百多万元的商铺。本来她们无意于此，只是因为这天是其中一位小姐妹的生日，三个女人开玩笑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拍间商铺玩玩，赚点小钱零

花。凭着对台州女人的了解,我相信她们绝不会拿手中的钱开玩笑,果然过了几个月,这几个女人把商铺转卖了,净赚三十多万,每人分到十多万的“小钱”。

台州要建体育场,资金不足。怎么办?政府向温州人学了一招,就是把体育场的座位提前出售:出价若干,就可取得前排某个座位的优先使用权。于是台州女人又把它视为发财之道,纷纷借订座位之机炒上一炒。至于真正为看比赛买座位的,少而又少。投中体育场座位第二天,不少中介所就挂出了加价一万的转让牌。

对台州女人的精明能干,台州男人最有体会。台州的不少家庭中,那些全能型的主妇里里外外都是一把手,台州男人为了图省事,也就乐得当起甩手掌柜。别看台州女人外表娇弱,但魄力和吃苦的劲头绝不亚于须眉。我的几个女友,出嫁前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这些宝贝囡在家十指不沾阳春水,从不沾手家务活,可是为人妻后,仿佛小宇宙爆发,家里家外都是她们张罗,把小家操持得红红火火、和和美美。

台州女人仿佛个个都是超级主妇,买房装修这样的大事,也是一手抓,丈夫则极少抛头露面,最多购房贷款时陪着去银行验明正身,签个字画个押。我的师姐,独自装修了一套别墅,前前后后忙了半年多。可在这半年时间里,她当教师的丈夫几乎没来现场“指导工作”过。装修结束时,木工、油漆工来结账,还是没见着男主人的尊容,实在忍不住了,好奇心作怪,问道:“你老倌(台州方言,老公)是干什么的,怎么老不见他出面呢?”女友风趣地说:“我老倌日理万机,比国务院总理还忙,白天上课,晚上忙着研究美国大选和中东局势呢,他要操心国家大事和天下风云,哪有闲心管这等小事。”



乡间婚礼，新娘子的脸上写满幸福

009

山海之间的台州女人

像这样心安理得当甩手掌柜的台州大男人，身边还有不少。当别人问起他们的家事，他们总是一问三不知，一脸茫然。你问他：“你现在住的这房子买进时多少钱一平方米？你女儿留学需要多少费用？你家这车每年要交多少保费？你们的房贷是抵押贷款还是组合贷款？”他们的回答只有一句：“我勿识，这种小事我不管的，你去问我老婆。”

台州女人不太做玫瑰色的爱情梦，却喜欢做金灿灿的赚钱梦。台州女人是人精，她们精明能干，又精打细算，算盘子拨得噼里啪啦响。台州女人动辄把“投资”二字挂在嘴上，投资股票是投资，投资房产是投资，投资儿女也是一种投资。生活上的任何一样事情，她们都会以

“合算”与否作为判断标准。比如买房合算,那就多多益善,买车不合算,那就先搁一边。

台州女人在家里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家庭建设,一手抓经济大权,做到“两手都硬”,以确保小日子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台州女人知道,经济大权是家庭大权中的命脉。一些台州女人,书没读过几句,汉字连错别字在内,认识的也不到两千个,却无师自通悟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可见台州女人都有思想家的底子、政治家的远见。台州的很多家庭,虽然户主的名字是男主人,但掌握经济大权的却是女主人,户主在家中的作用是表表态鼓鼓掌。在台州,藏私房钱的女人很多,甚至有老妈在女儿出嫁前现身说法,积几十年藏私房钱之心得,传授藏钱的独家秘籍,要女儿为自己留条经济后路。台州女人藏私房钱,并非都生有二心,只是觉得家中有粮,心中不慌,手中有钱,心里踏实。若女方掌握家庭经济大权,私下藏点掖点并不是什么难事,但一些家庭中,男人大权在握,女人想落点私房钱难免要挖空心思。但“钱网恢恢,疏而有漏”,那些家有金龟婿的女人,有几十上百万的私房钱,并不是稀奇事,至于藏个几万十几万体的,更是比比皆是。不少看上去十分恩爱的夫妻,当丈夫问起家里有多少存款时,掌握财政大权的妻子往往会打些折扣,打八折算是夫妻无比恩爱的了,打五折说明婚姻比较美满,“心狠手辣”的,明明家中有金山银山,却敢说“欠债满头颈”。总之,台州女人对待钱财的态度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当然,最后都是孩子的。

台州女人御夫有术,对于老公,她们“严格管理,大胆使用”;对乱花钱或者花钱散漫惯了的丈夫,她们会依家法剥夺丈夫的经济大权,



惊蛰时节，台州满城的玉兰花了

没收他们的工资卡、奖金卡，每月只下拨固定的零花钱。她们的想法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口袋里留这么多钱干什么？那些顾大局识大体的台州男人，延续从祖辈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优良传统，不用女人开口，一结婚，就会主动将工资卡、奖金卡拱手上交，无卡一身轻，从此再不必每月为还多少房贷，交多少电费水费，用多少生活费操心，何况他们充分信任自己的女人，今日交自家女人一桶水，明日自家女人会还家里一桶油的。

台州女人管理家庭是张弛有度的，当然也有管理得过分严苛的。据说个别台州男人每月的零花钱只有两百元，出门带的钱从不超过五十元，我开始以为是笑话，后来才知道确有其事。记得母校的一位大学教授，早些时候，每月只能领到五十元的生活费，出门时常常只有十块钱垫底，那是师母给他预留买碗面条的钱。

那些在同一单位工作的夫妻，女主人在领取工资、奖金时，会堂而

皇之地“顺便”把老公的那份领走，即便不在同一单位，她们也有办法旁敲侧击打听出老公的月度奖、季度奖、年终奖是多少，以便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些想私下载留些小钱拿来买烟买酒的男人，与老婆一番斗智斗勇后，最后还是乖乖地缴械投降。

台州女人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油。台州女人掌控经济大权，并不是为了自己享受和挥霍，而是为了尽快积累资本以使用于新的投资，用于放长线钓大鱼，或者为了尽快还清房贷以便无债一身轻。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台州女人掌握着家庭财政大权，但花在自己身上的钱，远不如花在丈夫、孩子身上多。台州女人是铁算盘，但绝不是铁公鸡，她们固然节省，但该花的钱，她们一分也不少花，不该花的钱，则三思而后花。她们出手大方，人情往来上从来不会让自己的丈夫没面子。

台州女人希望自己的男人是台印钞机，更多时候，她们会挺身而出，自己充当印钞机的角色。她们擅长小钱生大钱，钱上再生钱，由于会持家，家底自然越来越殷实。一个穷小子跟一个会持家的台州女人结了婚，三五年之内家里鸟枪换炮，不是什么稀罕事。

总之，娶个会持家、能赚钱的台州女人，等于娶了张活期存折。

敢爱敢恨的台州女人

与北地胭脂相比，南国佳丽婉约而多情，她们善嗲能忍，情浓不烈。但同样是被江南烟雨浸润的台州女人，她们的性格却比一般的南方女人要来得刚烈。江南女人心思玲珑，擅长以发嗲、试探，或者别的

“旁门左道”，来探测爱情的温度，而眉目传情从来就不是台州女人的长项。她们直来直去，甚少曲里拐弯，不会玩欲擒故纵的把戏，要爱就豁出去爱，要散就散个干净彻底。台州女人很少忸怩作态，更少设局考验对方。她们中固然有“千缕线，一腔痴，珠明双泪垂，愿如鸳鸯比翼飞，问君归不归”的婉约派，但更多的是“欲来不来早语我”的豪放派。一位同学的妹子，恋爱谈了将近一年，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男方却优柔寡断，因为老娘找人算了命，说准媳妇命里跟她的宝贝儿子犯冲，男友在老娘的意见与女友的眼泪之间摇摆，拿不定主意该分还是该合。女友毫不含糊，对他下了最后通牒，给他二十四小时的时间考虑，限第二天晚上十点前答复，是合是散，只需一个字，不必多解释。结果，男友辗转反侧，权衡一夜后，终于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肿着眼泡，发出“百年好合”的短信给女友。

台州女人在恋爱时，常会评估对方的经济实力和家庭背景，在这个人人擅长掘金，以掘金多少论能力的城市里，谈钱不是什么羞于启齿的事，台州女人不会假清高到视钱为阿堵物的地步。

一个女人一生中有三次股胎机会，一次是出生时投胎在什么家庭，一次是大学毕业时进到什么样的单位，最后一次就是嫁个什么样的男人。婚姻是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投胎机会，台州女人自然不会含糊，在找对象时，现实的台州女人会七挑八拣，多方比较。用台州话来讲，“嫁给当官的当娘子，嫁给杀猪的翻肠子”，台州女子纵然不想当娘子，但大多数也不愿去翻肠子，所以找对象时她们会睁大眼睛，因为挑拣过头，有时还蹉跎了青春。台州有“会拣拣新郎，勿会拣拣田庄”的老话，台州女人首选的对象，是单位好、福利好、家庭背景好的